



红灯邪盗

温瑞安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下

红灯邪盗

(下 册)

漫瑞安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一武林少年力破重重迷阵，舍身从绝境中救出一位老者，不料忘恩负义的老者，竟反而将少年投入绝境之中。从此少年身陷与世隔绝的冷谷中，苦熬多年，并因此练就了一身盖世绝功。

终于得到机会，少年在一位色艺双全的少女的帮助下逃脱了冷谷，重获自由，开始了四方游走的生活。他四处劫狱，放生死囚，并使之重为善人，每到一处，其身后悬挂的红灯极为醒目，于是得名“红灯邪盗”。从一前辈手中他得到了武林至宝“两相环”，为争夺两相环，各路武林强手明争暗斗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战。“红灯邪盗”在拼战中结交了数位红颜知己，共同为武林正义而战。在“两相环”的激烈争斗中，出现了一位神秘的老者，他就是当年将少年投入绝境之人……

本书情节曲折诡异，浩气贯卷，是作者多部大作中之精品。对武侠言情小说的读者来说，尤有收藏价值。

目 录

第十五章	残师瞎徒·····	517
第十六章	金银双瓶·····	555
第十七章	古镜奇光·····	593
第十八章	亡命之徒·····	631
第十九章	玉石俱毁·····	667
第二十章	绝处逢生·····	699

发沙女，不是别人，她竟是雪雁舒又青！

只见她秀眉微齐，碧海也似的双目，淡淡的掩着一层轻愁，在她黑而长的睫毛上，沾着一些水晶一般的泪珠儿，似乎方才伤心地哭过。

冷红溪大是尴尬的道：“雪雁……是你！”

雪雁秀眉微微一扬，道：“冷兄，你还不便多说话，你的伤很重，我又不敢动你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

冷红溪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与姑娘怎会在此相遇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！”

雪雁向他注视了一会儿，才吹了一声：“你的命真大，水里也淹不死你，山上掉下来也摔不死你，不过我真奇怪……”

说到此，望着他怜惜的皱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……甚么人有这么大本事，能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呢？”

冷红溪虽然对这位姑娘的印象不恶，可是到底她姐妹昔日是与敌人一边的，此刻突然出现，更不知她心中打着甚么主意！

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部必多问，只怪我运气不佳，现在落在了你的手中，更是无话可说，只是我此刻负伤，却是走动不得，姑娘你去通知那莫环一声，叫他来抬我，或是就此给我一个痛快也就算了！”

说着，闭上双目，不再多说。

雪雁闻言粉面一红，似怒似真的道：“冷兄，你看错人了。”

冷红溪由一怔，急速睁开了眸子，有些怀疑的道：

“怎么，你……”

雪雁把脸偏向一边，忿忿的道：你莫非以为我是莫环一边的不成？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昔日在浣花溪，我险些吃了你的大亏，令姐玉鹰更是心毒手辣，你怎手不是莫环一边的？”

雪雁闻言呆了一呆，逐吹了一口气道：“从前我和姐姐是太糊涂了。”

说着慢慢转过脸来，有些歉疚的望着冷红溪道：“自从那夜莫环和你在浣花溪上比武之后，我才发现到他阴险，所以决心摆脱了他，以前我们实在是太不对了！”

冷红溪怔了一怔道：“姑娘能辨是非，分善恶，令人钦佩，只是令姐沉迷不悟，日后只怕没有很好的下场！”雪雁立时一惊，道：“你见过我的姐姐了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但是见过了她……不过，眼前她已离开了青城，不知到何处去了！”

雪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只听说她在青城山，结试阴素裳，十分投机，想来劝劝她，唉想不到竟又挨了一个空！”

说到此，显得很伤感的道：“冷兄，你此刻不便多说话，如果你信得过，我背你去一个地方，暂时先休养几天，等你身子好了再说，好不好？”

冷红溪试着动了一下身子，只觉得百骸酸痛，已发自全身骨节，即使连站起来的力量也没有。

他痴痴的望着雪雁，只好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你，不

过……”

雪雁闻言含笑站起来，道：“不要再多说了，来！我先扶着你站起来！”

说着他伸出两双说，把冷红溪慢慢扶起来，自己蹲了下去，微微有些脸红，道：“你扒在我背上！”

冷红溪这时也确实是失去了主意，他只道了声：“多谢！”

当时就把身子倒在了雪雁背上，雪雁舒又青站起了身子。还展开了轻功，一路纵跃，直向着山顶之上奔去！

她身子每一展动，冷红溪都好似骨头要散了一般，可是他却咬紧了牙根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

雪雁身形展开，有似兔起鸡落，不久来到一片悬崖之前，她收住了步子，皱了皱眉道：“冷兄，你再忍耐一会，就要到了。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请便！”

说话之时，舒又青已长吸了一口气，猛地自奔头上投身而下，她背后虽背着一个人，落地仍是如此轻变，像是一支穿房越脊的大狸猫也似的！

冷红溪不由大为赞赏，道：“姑娘好功夫！”

雪雁回眸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笑话我了，我这一身功夫比起冷兄你真是差得太远了！”

冷红溪伏在她背后，只觉得这姑娘身形落之间，轻盈已极，她那漆黑的头发，结成了一条长长的发辫，垂在背后，不时挨到自己脸上。

这时见她回头一笑，吹气如兰，她那微微润着汗水的

脸，看来更是娇嫩欲滴。

冷红溪不由心神微震，忙自镇定，不再言语！

眼前有一棵极大的黄果树，遮住了夕阳，有如撑着极大的太氧伞。

舒又青行到了树下，娇喘道：“先歇一会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冷红溪咬这牙道：“姑娘只需扶住我，我勉强还可以走！”

舒又青慢慢把他放在树下，理了一下散在强额的秀发，用手向前面指着道：“过了那一片树林子，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可以暂时住下，我设法为你找一个大夫来。”

方言到此，忽听得一声铜拔声响。

二人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黑衣老者，头戴草帽，足踏芒鞋，手上拿着一个竹竿，竿上挑着一快白布，其上写着：“跌打损伤，本人专治”。

老者正提着过长的黑袍下撤，跨过一快山石，右手五指分扣着一面小锣，及一杆锣锤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。

雪雁不由心中一动，上前一步，招乎道：“喂，看病的是吗？”

老者停住了脚步，向这边望时，舒又青不由然地吃了一惊！

原来这老者，生就一付怪相，左标脸上，贴着一快膏药，连左耳也全都看不见了，只现出右面一支独眼，闪闪射出精光。

这还不说，他那一头乳发，由草帽之下滋出来，却粗

细不一的好像结着十来条辫子。

这老人皮肤作古颜色，尤其是脸上现出的皱纹，既多且深，一眼就可看出是久吹风霜的来江湖！

他向着树下二人望了一眼，慢慢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姑娘，是你要看病麼？”

他语声苍老，含着很深的湖北口音，舒又青回身向着冷红溪一指道：“是他，你来看看吧！”

这老郎中行到了近前，他那一支独眼，先在雪雁脸上转了一转，点了点头，才把目光移向树下的冷红溪，点头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八成是摔伤的吧？”

冷红溪这时圆睁着双眸子，打量着这个怪异的老郎中，闻言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能治麼？”

老郎中呵呵一笑道：“那可要看你的造化如何了！”

说罢放下了手上的布幡，坐了下来，一支独眼逼视着冷红溪道：“我这个野郎中虽然难得有人请教，但却有三不看的规矩！”

雪雁在一边，不由有些生气的道：“那三不看呀？一个郎中还有这麼规矩！”

老郎中森森一笑道：“我这个郎中和一般郎中起，已知有些不同于一般，这时闻言，不动声色的道：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老郎中竖起了三个手指，道：“第一，不为富家人看病，有钱的人命贵，我老头子犯不着待候，就是给我一万两银子，我也是不看！”

冷红溪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倒是一个硬骨头的臭汉！”

老郎中一怔，道“怎说是臭汉？”

不知为何？冷红溪似乎很和这老郎中投缘，当下答道：当下答道：“有钱的人并非全是坏额，你却一视同仁，怎说不臭？”

黑衣老者哈哈一笑，狂摇双手道：“骂得好！老夫我生性如此，说我香也好，臭也好，小哥儿，我全不在乎！”

雪雁者为冷红溪的伤势担心，偏偏这个老郎中又说没完。

当时她皱眉向那老郎中的道：“你还是先为他看伤要紧，多说这些作甚麽？”

老郎中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！”

于是又树起了第二个指头，道：“第二，不与奸巧阴险，以及绿林道上的朋友看病，对这些人物，我是敬鬼神而远之，我惹不之他们！”

冷红溪点头笑道：“如此你又乐说是一个迂汉了！”

老郎中一怔，哈哈大道：“怎又说我是一个迂汉呢？”

冷红溪一笑，导：“医者有割股之心，岂有因对方身份不正而见死不救之理？”

言罢双眉一扬，禁不住郎笑起来，不料气充五内，骨节一阵疾痛，当时“啊唷！”一声，收敛住笑声。

那老郎中闻言双挑拇指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说得好，老头子看来确是要改变一下作风了！”

舒又青忍不住道：“唉呀！快点说出你的第三点吧！”

老郎中眨着那一支独眼，怪声笑道：“快了！快了！”

说着伸出第三个指头道：“小哥儿，这第三点，说来

也没有甚么，那就是我的老头子，专看一切疑难大症，凡是别人能治好的病，我是绝对不看！”

二人闻言不由顿时怔住，舒又青更加有些生气的道：“这是甚么道理？”

老郎中可呵呵笑道：“没有甚么道理，不是我老头子的自抬身价，因为别为能够看好的病，我又何必多事呢？”

冷红溪正要说话，舒又青已嘟着嘴走过来，道“冷兄，我们走吧，这人简直莫名其妙！”

冷红溪也觉得这老郎中是有意气人，当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扶着我起来，我自己会走！”

舒又青答应一声，方要扶他起来，那老郎中忽猛摇双手道：“大姑娘，你可不能乱来，这样一来，只怕连我老头子也无法可想了。”

舒又青回过身来，皱眉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老郎中咳了一声，赫赫笑道：“姑娘，你那里知道，这位哥儿所得的这种痛，名叫“力疲三跳”，伤人骨髓，不是我老头子夸一句口，这种病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治好！”

冷红溪不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甚麽叫做力疲三跳？”这时老郎中已在他身边坐下来，咧口一笑，露出了黑色的牙床。

冷红溪这才注意到，原来他一嘴牙全都脱掉光了，只是那上下两片牙床，被磨得又两把利刃也似的薄又利，看起来真像是两把刀！

老郎中挥挥手，冷冷道：“快躺下来，快躺下！”

说着五指一伸，竟抓在了冷红溪肩上，五指就像是五把铜钩，深深的陷人肉内。

冷红溪双目一睁，那老郎中摆手笑道：“我是在为你把派！”

舒又青眸子一转，道：“天下还有这样把派的么？怪事！”

却见这老郎中，那支独眼，这时竟自闭了起来，他脸上每一条皱纹，都像有寸许深深得有些怕人！

雪雁真拿不定主意，这个人倒底存心容何！

她双掌暗提真力，只要对方敢对冷红溪不利，她就要立即出手。

约莫过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这老郎中，才缓缓的睁开了眸子。

只见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你还能提得注气麼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能！”

老郎中站起了身子，伸出个懒腰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今天你幸亏是遇见了我，否则只怕你就完了，小哥儿，你可知导这种病的原因是甚麼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只是不慎由高峰跌下来，除了骨节酸痛以外，别无感觉！”

黑衣老者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已经跟你说过，这种病，有个名儿，叫做力疲三跳，乃是你内力逆岔入骨，非三跳不足以使之排出，说来难是简单，可是如果不懂得方法，你却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此言一出，二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。

雪雁开心的道：“你看这种病要药麽？”

老者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了，懂得方法，可以在一盏茶之内使他恢复如常，否则，他终究是死路一条！”

雪雁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会治？大夫？”

老郎中赫赫一效，四面看了一眼道：“姑郎，你去找一节青色的竹子来，不要太粗，要直，四尺长短就够了！”

舒又青答应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容易！”

说罢转身，就在附近找了一截青竹送过来，来者接到手中，看了看含笑道：“青城天下秀，就是野生的竹子也异于一般。

他说着，转过脸来，向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哥儿，你这条命老夫是决心为你保住了，你是一个身负齐技的少年，老夫我却要奉劝你一句话，以刀杀人者，必死于刀下，你要谨记！”

说完逐自坐了下来，笑向雪雁道：“姑娘，请借你的剑一用！”

雪雁不由暗暗一惊，因为自己的剑，仍是藏于肋下衣内，不过是二尺左右一口小剑，既未露柄又未出鞘，这老郎中竟然一眼看出，委实令人吃惊。

当下转身把剑取出，老者接过剑，剑柄之上，霍然雕着一支巨鸟。

这老郎中在柄上看了一眼，微微惊罢的望雪雁，吹道：“好剑！如果老夫眼力不差，他是一口古剑，大概是吴楚七修之一吧？”

舒又青又是一惊，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，老先生你的大名怎麼称呼？”

黑衣老人闻言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先不必问老夫是谁，小寒山二女天下知名，老夫斗胆试猜，姑娘必是那位雪雁舒又青姑娘了！”

雪雁不由面色一变，蛾眉一挑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？”

说时杏目圆睁，颇有几分雌威。

黑衣老者呵呵一笑，摇着手中的剑道：“舒姑娘不必误会，小老儿有几个脑袋，胆敢与姑娘为滴，只怪姑娘你在江湖上太出名了！”

说到此，抽出了剑来，削着竹子上的横枝，冷红溪早已看出这老郎中必是一个罢人，深恐雪雁冒失出手，得罪了他，忙道：“姑娘不必多心，这位老人家不是一位恶人。”

老者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岂止不是一个恶人，而且是个大好人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！”

谈话间，他已把那截竹杆上的横枝全都削光。

冷红溪见状，道：“老丈，这竹杆要来何用？”

老郎中嘿嘿一笑道：“自有妙用！”

说着拿起竹杆凑在眼边看了看，就口一吹，只听“笃！笃！笃！”三声脆响，竹管内的隔节，竟由管内全数飞出！

这一手功夫，立时使得舒又青吃了一惊！

冷红溪见状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老丈好精纯的‘芦笛功’，令人佩服！”

老郎中闻言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他偏过脸来，向着冷红溪看了半天，微微一笑，徐徐的道：“能试得这吹笛功的，

自然也泛泛之辈了！”

冷红溪没有答腔，他这时奇树而坐，除了感觉到这身骨节酸楚之外，别的并无甚么不适之感。

黑衣老郎中又向他望了一眼道：“小哥儿，我就是要用这手吹笛功，为你把岔入骨节内的内力吹出来，你可忍受得了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只管施为就是！”

老良中点头道了声：“好了！”

就见他探出竹管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先伏下身子来！”

冷红溪依言伏下身子，这老者轻轻以手中竹管，在他背后各处骨节上点了几下，每点一下，冷红溪都禁不住打一个冷战！

这老郎中，试着以手中竹管，把他建身各处骨节都敲遍了，之后，他赫赫一笑道：“你要注意了！”

说着双手一送，竹管之另一头，正正的顶在了冷红溪的尾椎骨节处，冷红溪一阵酸麻，忍不住“噢！”一声。

老郎中忽地形一起，摆了一个骑马单挡的架式，接着他把手中竹管含在口中，连气猛地一吹。

冷红溪大吼了一声，只见他伏着的身子，猛地跳了起来，足足摔出去五尺以外。

老郎中哈哈大笑，身形一转，又到了他的面前，第二次把竹管探出，却点在他前的胸的骨叉之处。

旋见他第二次连气一吹，“呼！”一声。

冷红溪又大吼一声，身子竟自如同风车也似的，在地上打起转来。

这种情形，使得一边看着的雪雁舒又青大为吃惊，她满面惊疑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郎中哈哈笑道：“一闭开节，二走沙盘，三飞九天
k k ”

他说着身子向前一跃，掠过了冷红溪，竹管向外一压，叱了声：“停！”

冷红溪身子果然停住，老郎中竹管第三次探出，却对准了冷红溪头顶“百雁”穴上。

只见他大喝了一声：“闭。”

他那双拿着竹管的手，用力的抖动了一下，冷红溪身子又第三次的飞了出群，却如同是一双大青蛙也似的，连续的向前跳动了起来。

老郎中这时丢开了手上的竹管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伙子，真有你的，行了！”

果然，就见冷红溪身子霍地反腾而回，向下一落，有如平沙雁落一般，落在了那老郎中身前。

他双手抱拳，向着老郎中一拜道：“前辈妙手回春，此恩匪浅，请受我一拜。”

老郎中向旁闪开了身子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千万可别来这一套，我受不了，你现在伤势已然复元，我倒要问一问你了！”

冷红溪已看出这老郎中不是常人，这时闻言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甚麽事前辈只管下问。”

老郎中赫赫一笑，双手搓了搓，道：“由你这身骨派看来，你这一身功夫，已可以说是天下少有，难道以你这

一武功，尚且遇见了甚么对手不成？”

冷红溪呆了呆，淡笑道：“前辈此言差矣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这身本事又算得了甚麽？”

老郎中看着他发出了一声低笑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的病好了，不过，你也不要谢我，说起来这还是你功夫底子好，我们两个今天碰面，而且谈来投极，这就是有缘！”

说至此，突然探手由怀中取出了一个纸包，打开看了看，递与冷红溪道：“这是我老头子精心炼制的万灵丹，你带在身上，到时候也许会有用，尤其对毒瘴火伤最是有效，你留着用吧！我还有事，走了！”

说罢背起了他的小药箱，把先前那口短剑，还给雪雁舒又青，弯腰道了声：“后会有期，再见了！”

转身就走，舒又青忙道：“大夫你回来，我们还没有给你银子呢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道：“写在账长，以后一起酸吧！”

舒又青不由楞了一下，那老郎中已摆着手中小铜锣，当！当！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，顺着一条小坡道走了下去。

舒又青正要追上去，冷红溪忙道：“姑娘不必追赶，已追不上他了！”

雪雁回过身子，张大了眸子道：“这郎中真怪，怎么他不要报酬？”

冷红溪这时仰望着天，似有所思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此老分明是一个风辰异人，不过是借着行医，游戏人间，这类人物，视金钱如异土，你莫非方才没有听到他所说”

舒又青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真是太傻了……不过，这位